

綠衣少年從外頭回來先是在門外打轉一陣子，才貼著牆壁從那探出頭來一副不想被誰瞧見的模樣，他看著空無一人的廳堂，視線在屋裡打轉了一圈，確定沒人後又躡手躡腳地走進屋裡，盡量不製造一絲聲響溜回房內。

最近這幾日都是這樣度過，偷偷摸摸的出門再偷偷摸摸的回來，每次消失就是一個大半天見不著人，如果是以前的少年絕對不會這樣，通常都是待在書房裡整整一天，直到同居者的吆喝聲出現才會踏出書房。

秋棠回到房裡後將門輕輕帶上，整個人背貼著門板一臉放鬆許多的樣子。

他走到床前將小心包有剖成兩半的竹筒的包袱，從床底下拿出來放在桌上，還從身上摸索出自己的錦囊將今天賺來的錢放進去。看著增加一點點的幾枚錢幣，秋棠無聲地嘆了口氣。

◎

從打算買東西送人後，秋棠一直在煩惱著。

平常的用具都有長輩送給自己，秋棠鮮少碰到需要自己拿錢的地步。當初送給寧雅的禮物，也是從紅楓給的買書錢那挪些出來，一來是秋棠鮮少出門，二來是就算有開銷也都是紅楓出手，秋棠有的只有幫忙李宿時被給與的幾枚錢幣，連一支糖葫蘆都買不起。

他想送給燐灰一些東西，作為兩人曾一起練習的謝禮。在陌生的代理師傅宣布下課後，秋棠就急忙跑回家將拿來存放錢幣的竹筒拿出來，他豎起耳朵把竹筒拿起來輕輕地晃了晃，裡面幾個零錢也用孤單的碰撞聲回應秋棠。

把竹筒剖半了，裡頭也只有孤零零幾枚錢幣在裡面，看了都寒酸。

還不清楚該送什麼給燐灰，但光是錢的問題就讓秋棠一個頭兩個大，如果向紅楓他們求援一定能獲得幫助，甚至以勞力換取也行。可是他不想這麼做，之前寧雅那次就被紅楓問東問西的，搞得像他做錯事情一樣，連很少發言的李宿也訓斥秋棠「就算今天這錢是你可以使用，但別忘了是為什麼給你」

秋棠躺在床上無語問蒼天。為什麼人類需要靠貨幣交易，而他卻只能看著幾枚錢幣嘆氣？他在床上輕輕翻個身將背面對牆壁，眼睛眨呀眨地看著桌上的殘骸，腦海開始思考該怎麼賺錢這事情。

以前還不會化人，在森林見過砍柴或撿枯枝去賣的，或是獵戶也是常常看見，獵了些山雞野兔以及...狐狸有時還摘些山菜，那些都能賣到錢。

這些工作秋棠是辦得到完全沒有問題，砍柴撿柴是例行公事，打獵麼...一隻狐狸獵不到食物也早餓死，不知道在哪曝屍荒野，摘取山菜更是完全難不倒秋棠。

可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會說話，去市集有哪個商家不是在出聲找生意的？就算真的獵了動物或是拿柴去，一個不會出聲吆喝的注定是做不了生意。想到這裡秋棠頭又痛了。

◎

外頭飄著雪。

紅楓一到目的地後三步併兩步，往那看似快被白雪壓垮的小屋那走去，她不客氣地把門推開，門板順著力道可憐的與牆壁接觸發出聲響，在這安靜過頭的地方是十足的噪音。

「你這裡就不能哪時停個雪麼？冷死了。」她打個哆嗦，語氣有些不耐煩。

打從外頭進屋後，紅楓也不管屋主歡不歡迎，她拍掉身上的少量積雪，逕自走到桌那替自己倒了一杯茶。李宿從紅楓進門後就沒給好臉色看，他放下手中的事情也來到桌旁坐下，想聽聽這位「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好友，今個又是為了事情而來，至於紅楓對屋主是連看都不看，只自顧自地發起牢騷來。

「最近幾天那小子鬼鬼祟祟不知道搞什麼去，常一個大半天都沒個影在。」她已經有好幾次回去都沒碰到秋棠。剛上學堂時秋棠偶爾也會晚歸，但是現在回來不見蹤影、出門也不打個招呼。想到這就有些上火，一口氣將熱茶飲盡絲毫不畏懼燙這回事。

「知道麼？就算不用去學堂，秋棠也沒待在家裡。」那實在是太反常了，紅楓心底明白，秋棠在學堂那根本沒交到幾個可以稱得上朋友的狐狸。「一個沒事就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大半天，學堂下課又快快回家的啞巴，就算太陽打西邊出來，也不會有什麼朋友的。」

李宿聽到這微微皺了眉：「大白天的妳是喝了酒才來我這？秋棠個性是怕生了些，這不代表他會沒朋友。」

聽到李宿的回應，紅楓顯得有些不服氣：「你才喝酒！那倒是說說，那小鬼跑哪去？又是去幹什麼還不想讓老娘瞧見？」紅楓也不是真想說這些話，要知道秋棠幹了什麼還不簡單，只是她願不願意的問題而已。

不管是要追蹤、式神或是逼問也行，秋棠是個老實的孩子，只要紅楓稍稍使點性子就會全盤供出，可紅楓不想這麼做。

紅楓嘆了口氣，整個人趴在桌上嘟囔：「就怕那小子被騙...他可是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踏出森林，你這混蛋難道都不擔心？」

「擔心也是有個限度...你難道是怕秋棠被收了？他不笨。道士跟收妖的也不是滿街都是，怕什麼？」

「.....你也只會說些漂亮話。」

◎

「小兄弟，今天又來啦？」在清晨熱鬧的早市裡，一名攤販熱情地向秋棠打聲招呼，見秋棠像是被嚇著一樣停下腳步，連背在肩上的行囊也掉了，他忍不住笑出聲來。

攤販的名字沒人知道，秋棠只知道早市的其他人都稱呼對方為「王哥」，其他的就是王哥賣南北貨的，偶爾會為了批貨離開慶雲城一段時間。他與秋棠相識可以說是偶然，在秋棠為了獵補動物而奔馳林間時，被正好要去批貨的王哥撞見，那個時候還把東西都撞翻了。

那時要說有多慌就多慌，對方也只是笑了笑說「反正也是空籃子，挺結實的，你沒事情比較要緊」還塞了一筆錢交待秋棠去給大夫看看，日後在慶雲城碰見時，王哥也幫了秋棠的大忙。

◎

「來來來、各位鄉親來這看看，南北貨！南北貨！都是些在慶雲城少見的東西！有空的也別錯過咱小兄弟帶來的野味，都是活跳跳的！肉結實味鮮美！吃過都說好呀！」

一邊賣著自己的商品一邊替秋棠招攬生意，連要怎麼賣、賣多少都幫秋棠算好好的，一分也不少。秋棠對此打從心底感謝對方，原本不知道要存多久的錢，也在王哥幫忙下很快就達到。

秋棠算了算扣掉想買的東西還有剩，也一併把之前王哥給的錢還回去，還特地抓了隻大山雞當作補償。「你小子看起來瘦弱瘦弱的，倒是比那些獵戶還會捉獵物，雞我就收下...錢呢，哎、好好好，我收下便是。」看著秋棠倔強的表情，王哥也只是笑笑收下對方給的錢還有山雞。

說來，他不討厭眼前安靜的少年，而他至今仍記著當初在林子瞧見的光景，但他把這件事情當成祕密沒少年提過。那天，哪是什麼他正好在那休息所以才被撞到，經過林子時雖然有打算休息，那是在沒看到用異於常人的速度獵補獵物的少年前。那是讓他啞口無言的畫面，連自己追上去被撞上了才回神。

那感覺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少年那時給他一種與一般獵戶不一樣的感覺，比起獵戶更像是為了活命而追捕動物的野獸，那在少年眼中的光芒他還記著，以前見過的捕食者才會有的光芒，就是野獸的光芒。

純粹是個偶然，撞上後發現自己有多荒唐才硬塞了些錢給少年，接著像逃命似帶著自己的籃子與對少年的好奇與一絲絲愧疚離開林子。後來再見到面已經是半個月的事情，少年出現在大街上，安靜、不發一語的做著生意。

起初打招呼還嚇得跟什麼似的，直到一來一往的溝通後才知道少年叫什麼、為什麼來街上，好人做到底，也乾脆幫忙少年拉點生意，直到今天收下這份謝禮，王哥明白少年以後不會再來這擺攤。

而他後來也不曾再見過少年。

◎

秋棠在房內將今天買到的東西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開墨色的盒蓋，在裡頭鋪著的白絹上，靜靜躺著一只白玉所作的笛子，看著白色笛身以及尾端裝飾用的紅色流蘇。秋棠放鬆地笑出聲來，那聲音很微弱，不知道是在高興買到這個東西，還是在高興收到的人會開心。

回想起當初想送玉笛的念頭，秋棠到現在都覺得有趣。在秋棠苦惱的那段時間，他偶爾會到河岸邊繞繞，有見過那種被集市裡的大嬸們笑說的「有錢公子」身上多少都有這東西。有些是獨自表演，有些是表演給一同遊玩的姑娘們看，不知怎麼了，看久了就會開始把磷灰套進去，甚至有種就算磷灰不會吹奏但也一定適合的念頭出來，想想也有見過單純裝飾在身上從不使用的人，也就把磷灰會不會吹奏這事給拋到九霄雲外去。

秋棠下定決心要找支好玉笛，還是能發出好聲音的那種。

他不知道玉的價錢到底在哪，從師傅們那裡得到的狐玉只覺得作工精細，要是隨便在街上招搖包準被人劫走，他看過姑娘們在首飾攤前對著玉鐲子一副愛不釋手卻無法輕易下手的模樣，可見玉對人類來說有一定貴重程度。

想必玉笛的價格會更加昂貴吧。

鼓起勇氣與首飾攤的小販攀談，秋棠現在都還記得聽到價格時出現的暈眩感，好險這幾十個日子也挺了過來，秋棠用所有能想到的方法賺錢，還遇上好心人幫助，雖然那段日子天天面對紅楓無言的沉默有些難受。

但為了慶祝完成目標，也想讓紅楓消消氣，除了買了玉笛也買幾壺據說很美味的酒回來，打算今晚燒幾個簡單的菜對給紅楓享用，希望紅楓可以原諒這半個月以來的不理睬。

直到後來，秋棠才想起，自己未曾在學堂外頭以外的地方見過磷灰，當初可以說是偶然認識磷灰，磷灰住哪又要到哪裡找，秋棠可以說是一點頭緒也沒有。只能暫時將禮物帶在身上，以備碰到時可以交給磷灰，秋棠相信他們還能在碰面，真碰不著，也一定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找到人。